

世儒論聖臣氏皆從其家成敗上起見故以西征窮兵黷武伯行通觀古今大勢故後當時西蕃不得不征上起見
如此論方可謂能說出大英雄心事者矣文亦軒豁開豁稱是受之論

其所以謀之者未必無私意然而天將一振皇
威則太閤之舉不可謂非天下之公也十萬之師一
渡海而八道瓦解不可謂不伸神國之威也而
明主猶欲以一王弭解兵此亦以足利氏視太閤而
太閤一怒明國震駭不可謂不雪祖宗之恥也
皇威於是乎赫然震於絕域矣異日愛新覺羅氏之
并吞明國威毒亦甚彼豈不垂涎於我然畏懼歛手
不敢噬嚙者太閤之力也孰謂征韓一役無功於
神國乎

八將論

○蒲生氏鄉

天下之雄天下所慕也天下之所不敢為者有英雄
奮然而為之則天下之欲效之者多矣後之英雄非
不欲不讓前人之軌轍願勢有所不可而積習已久
有不可得而變者矣源右將乘 王室之衰弱據
鎌倉以制天下而北條氏翦其子孫鋤其豪傑而奪
之柄於是天下以為不據鎌倉則天下不可得而畜
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鎌倉是畜及 後醍醐
帝平鎌倉足利尊氏乘 帝之宴安擁立新主據

京師以制天下、於是天下以為不據京師則天下不可得而畜也、故當時之欲有為者、唯京師是畜、積習之久、以武田信玄之權譎、猶欲觀兵京師、以蒲生氏鄉之雄邁、終身所願、唯在挾天子以彌令天下、鳴呼挾天子以彌令天下、其事固偉矣、然終身所願、惟此一事、必將居近畿之地、伺天下之釁、而遂平生之志、外此則天下無可為之業、故在近畿、則獲小國而不憂、在邊陲、則獲大國而不喜、無乃知遵足利氏之轍、而不知所以制天下歟、今夫獲百萬之封、踰肥饒千里之地、而擁海內勁鷲之兵、秀衡之所恃

以抗鎌倉、中院氏之所恃以推尊氏、一旦在我、然猶且愀然不樂、其志固不可謂不壯矣、惜哉其為積習所移、而不知改足利氏之轍也、雖然、氏鄉之所以為此者、亦有由矣、夫織田氏曠世之雄也、業雖不成、而其所以驅策任使者、皆一時之人傑、而其所以待之者、亦已厚矣、故織田氏滅而諸將不能忘、豐臣氏陵蔑其子孫、而諸將不能堪、丹羽長秀以此憤激而自屠、佐、成政以此見忌而罹既、而氏鄉乃織田氏之女壻、其不欲受豐臣氏之籠絡、亦明矣、不然、以氏鄉之才、於成政何所慕、而用其微識、焉知非憫其不忘織

嚮者辱承寄示清文且見微一得之愚伏讀救
過俊偉之論行之以瑰麗之辭如明珠夜光見輒
奪目而紀律井然有法有度真是老筆以說
英雄心事各無所逃其情非深於史學安能至
此商榷如僕者豈能容一啄於其間乎雖然立論
之自有鄙意未安者請試言之織豐三公雄略
蓋世籠絡天下或陞台司或任闕以行祖
文之事天下之貴人也固非竊據偏方稱雄
一時之比豈與上武北毛四氏並論哉况於尊
王之義何可無貴之之禮乎八將之目亦似失於泛
矣鄙意六摺謂分割六雄為二霸四傑改八將
為八英若未則更以四英八豪之類則既敬
天朝命爵之重又合文家標目之宜也言及之
而不言謂之隱是以敢言 君子江海之量
容納是似伏請恕狂僭俗事蠅集完趙
枕有綴亦請垂恕焉不宣

辱知 國友尚克再拜

佩弦青君執前

敬
不分期

說出民鄉心事欲為織田氏雪恥
於理或有之出當太閤欲滅信雄
時氏雖信雄而執太閤者何也
要之民鄉人材卓絕高時將帥中
之尤傑者余謂太閤當征韓時
以氏鄉為大將委以韓地事使得
展其所能則西華事可報矣而忌
才高而不遂以庸懦之浮田為大將
者其可為當時痛惜而民鄉亦
若危疑之地不能遂養時貽竟
罹宵人之譖以鴆毒斃其身
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銳太露
故也余重為民鄉惜焉噫

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焉
知非其欲為織田氏雪恥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為後
畜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
知陸奧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轍不足
敵也

并讀下文似盤根為客利器為主則改為天下之
利器不得石試之盤根錯節何如

克

石自恃
必然自
下之未
天下之

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
割踴躍奔走爭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
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皆然無
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閤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
成改於肥後東則封氏鄉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

說出民鄉心事欲為織田氏雪恥
於理或有之也當太閤欲滅信雄
時氏鄉信雄而乾太閤者何也
要之民鄉人材卓絕當將帥中
之尤傑名者余謂太閤當征韓時
以氏鄉為大將委以韓地事使得
展其所能則西蕃亦服矣而忌其
才高而不遣以庸懦之淺者為大將
若危疑之地不能通養時將竟
惟宵人之譖以鳩毒斃其身
者正坐其才氣太高鋒銳太露
故也余重為民鄉惜焉噫

田氏而表其遺物哉則其所以欲必爭京師者亦焉
知非其欲為織田氏雪恥哉唯其志氣猛銳不為後
裔徒知京師之可爭而不知韜匿以待天下之變徒
知陸奧之不可以爭京師而不知足利氏之轍不足
敵也

水滸公案

○佐：成政

盤根錯節不得不待天下之利器然操利器者自恃
其利無所不試則其利亦有時而盡矣惟人亦然自
恃其才無所不用則其才亦有時而殫矣天下之未
平固英雄豪傑之盤根錯節也故英雄驅使天下之
才使之皆盡其所長當此時天下之才皆欲試其一
割踴躍奔走爭為之役而不自知故勇者無餘力智
者無餘謀非不快也然而恃才取禍者比比皆然無
乃失之大快與吾觀豐太閤之平東西二隅西則封
成政於肥後東則封氏鄉於會津二將皆織田氏舊

將授之大國而不顧，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
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
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
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蓋有不易遽拔者。
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
亦不得獨立，則其^其東子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
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
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
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迺授之大國，此固天下之
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報錯節，故受大

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
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苦，然猶能假
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迺曰：汝
何為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

太閤之封蒲生於會津，蓋精選其人，壓鎮獨服諸豪之煽亂蜂
起也。其諂我，照祖者亦以圖知太閤心事，由是觀之，封成政於
肥後亦復爾。然則謂攝二度於險者，豈屬深文揀老或名服
矣。

不試思之
百才歎抑
世明乎奈
棋定境內
患也吾聞
群臣不欲

將授之大國而不顧，殆有不可解者焉。及觀異日之
處置，然後知其有深意也。夫太閤籠絡一世之智勇，
削平數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固已快矣。但邊隅之
地，久梗王化，強豪蟠據，壘壁錯峙，盖有不易遽拔者。
而一旦大兵來伐，遠近靡服，降附相屬，彼雖不心服，
亦不得獨立，則^其東子軍門，亦出於不得已，是其勢不
得不復叛。故太閤不授之已之愛將，而授之織田氏
之舊將，成政固嘗據越中抗太閤矣。雖力竭而降，太
閤豈能委任而不疑耶？今迺授之大國，此固天下之
所驚，而成政亦恃其才，必欲試之盤桓錯節，故受大

國而不辭，已而國中果叛，問其魁首，則西海勇將，問
其形勢，則成政之所未諳知，故戰不為苦，然猶能假
力鄰境，擊而平之，果不負其所自任，而太閤迺曰：汝
何為不綏撫之而激變，遂賜之死，嗚呼！其亦不仁甚
矣。然成政亦不為無過，方其受封之日，何不試思之，
我嘗抗太閤，今何為封我大國？彼果欲盡吾才，歟？抑
欲擠我於險歟？以是思之，利害之際，豈不甚明乎？奈
何恃才而不顧，以殺其軀。至於氏鄉，頗能鎮定境內，
故叛民不起於境內，而起於鄰境，所以無患也。吾聞
太閤初欲封立花宗茂於肥後，宗茂辭以群臣不欲。

從宗茂鮮封起見揣摩太閤心事筆力銳利
刺骨中窺得先蘇神髓

蔚安評

繇此觀之一時之豪固有見其機者矣太閤既殺成
政然後授肥後於清正行長彼其初之所以不授者
果有所待矣余益服宗茂之智而悲成政之死焉

成政果敢有膽故其遇事決生無所避然其終身所為殆類群盜要非真正英雄也若竹中重治雖其早世志業不終也其
知自勇傑止行事卓卓有不可企及者伯行乃舍彼而取此者何也豈以其勢焰熏赫有似大人物故耶予若此者余不敢謂
為通論也

◎小早川隆景

天下知浪戰之為淺謀而不知死戰之為深謀也畏
敵類乎持重死戰類乎輕敵庸將常以此藉口而決
機死戰尤非庸將所能何者兵在死地庸將所懼也
英雄常以之而勝其所以冒危者乃所以求全而庸
將不能知也朝鮮之役諸將皆有戰功然其赫然振
耀海外者碧蹄泗川二捷而碧蹄之捷實隆景之功
也太閤以隆景為征韓謀主可謂知人而隆景之功
亦可謂不負其任矣當時諸將亦皆數依以為不可
及則其功之偉固不待論然至其深謀天下後世有

不能悉知者、我兵之取漢城、行長乘勝長驅、直至平壤、而孤軍深入、亦已危矣、於是設諸寨、相聯絡以援行長、是策也、隆景發之、而人皆知其為良策、已而明兵至、行長敗、平壤陷、鳳山潰、秀家乃令諸將退守漢城、而隆景不從、奮然曰、設諸寨相應援、正為今日安得棄去、秀家等以為淺謀、殊不知此則天下之深謀也、今夫開城孤立、後有臨津、可謂死地矣、李如松乘勝奄至、勢如烈燄、可謂勦敵矣、入死地而禦勦敵、此秀家等之所危懼、而隆景欲決死鬪、此豈徒為大言者哉、萬里濟海以征外國人、危疑其氣易沮、為之

將者亦縮退畏避、軍何以奮、此開城之所以不可棄、而大江在後、勦敵在前、可以勵衆決死矣、秀家等若能遣諸將悉銳援之、則以決死之兵、禦驕狠之如松、一以當百、以當千、以當萬、一鼓可破、然後諸軍合勢、犄角互進、則復平壤必矣、平壤復則我軍益奮、朝鮮益蹙、明兵益懼、而朝鮮有不足取者、隆景之謀可謂深矣、而秀家等不足以知之、隆景亦知秀家畏縮、竟不能援、而孤軍無援、不可以戰、遂棄開城而渡臨津、夫既棄開城、又不決戰而守漢城、則兵無勢、來圍則海運絕、而糧食竭、何以能守、於是隆景力執決

當得英事不^推最陸景與竹中
主治先論其有勇有才能幹
大事其人品之高與其深計
遠識洞見事後成敗者皆
非一將諸將身極自喜以
斷截為功者所能企及也

戰之議遂有碧蹄之捷當是之時諸軍縮退士氣沮
衄蓋亦危矣隆景一奮而挫如松之銳鋒如松之鋒
挫而明人之氣沮隆景之功可謂大矣雖然開城則
竟不可得而復非惟開城不可復又從而棄漢城漢
城亦竟不可復然後知隆景之不欲棄開城者天下
之深謀也其後諸將欲棄順天加藤嘉明獨執死守
之議而順天得全泗川之戰島津忠長勵衆曰後有
大海前有大敵退而溺死不如進而戰死我兵竟克
此亦隆景之意也

◎加藤清正

豐太閤征韓之役以清正行長為先鋒而行長拔漢
城直至平壤將長驅入明清正則逐其王子深入北
境自當時而言之長驅入明是太閤本謀行長真不
負其任而清正費力於無用之地可謂拙矣然而明
人來援行長一敗棄平壤諸將皆退入漢城雖有碧
蹄一捷而吾軍之氣亦已衰矣唯清正新擒王子擁
兵北境蓄威養銳如猛獸在山雖後軍不繼孤立無
援而其聲威固足以奪明人之氣矣明人非不欲力
攻漢城願清正在北境安知其不敵行而西斷明歸